

偶遇拉丁文—Sydney

偶遇拉丁文，是一種幸福。

我在二零一四年暑假報讀拉丁文入門課程。那時，我有幸認識一位德國友人，他在 **University of Bonn** 研究教父學（**Patrology**），從小浸潤於古典教育。因此，這滿腹經綸的學者非常鼓勵我修習拉丁文與希臘文，以為深究歐洲文明精粹之一助。從此，我這理科人踏上了探索人文世界的奇妙旅程。

學習語文殊非易事，拉丁文更是博大精深。短短數週的密集訓練，雖未能讓我盡窺箇中堂奧，但講義提綱挈領，在簡表中臚列變格法、變位法等法則的相似之處，省卻莘莘學子記誦之苦。此外，課程網頁內容包羅萬有，其選錄之拉丁諺語，涵義雋永，發人深省，比較語法部分，亦別有新意。

暑假完畢，我開始了解各國中學古今教學方法及不同大學的古典學（**Classical Studies/Classics**）課程，由是粗通拉丁文學流變，讀了些羅馬希臘的歷史與哲學。我本科是醫學，課業繁重，無暇展卷細讀每部經典，但即使是瀏覽 **Amazon** 的拉丁文讀本書評，或在 **U Lib** 三樓的拉丁希臘語藏書中遊蕩，均讓我獲益匪淺。

有時，那位德國友人用拉丁文或德文寫 **Facebook message**，我則在回信前參考 **Bradley's Arnold Latin Prose Composition**、**Meissner's Latin Phrase Book** 和 **dict.cc**，過程無疑加深對文法的理解，並讓我學了點德文。我更在手機下載一個叫 **Liturgia Horarum** 的西班牙文拉丁文雙語程式，裡面有日課（**Breviary/Liturgy of the Hours**）全文。日課誦讀二（**lectio altera**）通常取自教父著作或神修名篇，我在上學途中抽十五分鐘閱讀，碰到生字就查 **Wiktionary**，如果仍一頭霧水，就在「我靈讚頌主」（**iBreviarium**）app 查看中文翻譯。兩年以來的堅持，總算讓我略悟拉丁文遣詞造句的竅門，培養語感。

後來，香港發生波瀾壯闊的民運，大眾對公民抗命議論紛紛，令我對西方法治精神的起源產生興趣，亟思治亂興衰。羅馬法（**Roman law**）對大陸法系（**civil law**）以至普通法皆貢獻良多，且與天主教教會法（**Canon law**）關係密切，拉丁文絕對大派用場。迄自清末至今，中國經歷了器物、制度與文化的改革，惟法治仍未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，進一步促使我思考現代性的本質和中西社會組織方法的差異。為解答上述問題，我無意間接觸經史子集，泛覽民國學者的精闢見解，其中錢穆〈中國史學名著

>和<國學概論>，影響至鉅。我還翻檢<文獻通考>，並在 Youtube 聽到台大歷史系吳展良教授一系列有關中西文明異同的 lecture，眼界大開，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。

積日既久，我漸漸明白為何古典學堪稱人文學科的濫觴，是歐洲文明的中樞，直到二戰後才正式淡出歷史舞台。學無門戶，但不可無宗主。誠如錢先生所言，中國古代教育以通馭專，先肆力於學術傳統之要籍，打好基礎，汲取古人智慧，之後才按個人志業，專治一科，獨闢一片天地。這與中世紀七藝（quadrivium, trivium）、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（humanist）Renaissance man 和洪堡（Humboldt）Bildung 等主張不謀而合。

現代社會資訊爆炸，生活壓力沉重，人們往往無餘力涉獵。況且，讀書是一件苦差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愛學習；事實上，大部分人不會也無須做學者專家。然而，每個人都應有 common sense，明辨是非，止於至善。人生有根，才会有向上的動力，鏗而不捨的勇氣，充實光輝，不枉此行。求知的偉大之處，*Studia humanitatis* 之精粹，貴在教人自我發現智慧，並發揚光大，使能達於盡性盡才、天人兼盡之境，找到真正的 eudaimonia（εὐδαιμονία）。

大學六年匆匆而逝，想不到偶遇拉丁文帶來的點滴啟發，給我戴了一副 VR 眼鏡，為生命增添無窮色彩與滋味。